

CRISIS



〔美国〕罗宾·库克 著
王睿 译

危机背后

《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作家
医学惊悚小说之王 **罗宾·库克**
危机只是一种现象，故事往往要从背后说起！

CRISIS

危机背后

〔美国〕罗宾·库克 著
王睿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危机背后 / (美) 库克 (Cook, R.) 著; 王睿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11

(外国通俗文库)

书名原文: Crisis

ISBN 978-7-5447-4384-6

I. ①危… II. ①库…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11126号

Copyright © 2006 by Robin Cook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anklow & Nesbit Associate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7-207号

书 名 危机背后

作 者 [美国] 罗宾·库克

译 者 王 睿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李仁成 赵 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242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384-6

定 价 28.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幕

2005年9月8日

尽管一提到秋天人们就想起死亡，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季节。在美国东北部，秋天五彩缤纷的树叶尤其能让你感觉到这种欣欣向荣的气息。9月刚开始，新英格兰地区的天气就不再闷热、潮湿、雾蒙蒙的，而变得凉爽、干燥、清新，碧蓝的天空像水晶一样清澈。2005年9月8日就是如此。从缅因州到新泽西，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从波士顿市中心纵横交错的碎石路到纽约的钢筋水泥街区，气温都是25摄氏度，让人非常舒服。

当天傍晚，波士顿和纽约各有一位医生，同时很不情愿地掏出皮带夹上的手机接听电话。两人都有不祥的预感，觉得这优美的铃声可能会带来不得不处理的紧急情况，需要他们调动全部的专业知识，还必须亲临现场。两人都已经安排好了丰富多彩的夜生活，这电话来得真不是时候。

不幸的是，两人的直觉都很准。这电话确实带来了秋天的凉意，带来了死亡。波士顿医生将要面对一个心脏病发作的病人。这个病人各器官衰竭，呼吸困难，将不久于人世。纽约医生需要面对的则是一个刚刚证实已经死亡的病人。两边情况都很紧急，两人不得不放弃当晚的夜生活，前去处理。他俩没有预料到的是，其中一个电话会引发一连串的事故，将两人同时牵扯进去，面临各种危机，使他俩反目成仇，而另一个电话最终会改变其中一个人的命运。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晚7：10

克雷格·博曼医生垂下一只胳膊，想放松一下酸胀的前臂肌肉。此前

他一直站在壁橱镜子前，试图自己打上那只黑色的正装领结，结果是屡战屡败。到目前为止，他这一生大概穿过五六次燕尾服。第一次是参加高中毕业舞会，最后一次是结婚典礼，每次租的礼服都附带一枚打好的领结，别在衣领上就可以了。可现在，他正经历“重生期”，事事都要讲究。他买了一件崭新的燕尾服，可不能用假领结来敷衍了事。问题是，他真的不知道如何打领结，又不好意思问礼服店的店员。当时他没在意，觉得应该和系鞋带差不多。

可事实上，两者差距太大了。他已经跟这只该死的领结奋战了十分钟了。还好，莲娜在浴室里忙着化妆没注意到。这个新来的秘书兼病历管理员同时也是他的新女伴。最坏的结果，就是请莲娜帮他打领结。他真不愿意这样做。他们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他希望能在她面前继续保持适度的距离和神秘感，不然这女人得寸进尺就不好收拾了。诊所里那个接待员兼秘书，还有他的护士，都说莲娜是个“大嘴巴”。她的词典里，可没有“小心行事”这类词。

他飞快地朝莲娜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浴室的门虚掩着，她正在上睫毛膏。从他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她的侧面。莲娜今年 23 岁，身穿亮闪闪的粉色纱裙，臀部曲线毕露。此刻她正踮起脚尖，想尽量靠近洗脸池上方的镜子。克雷格脸上滑过一丝自得的微笑。他们今晚盛装出席，就是为了走进音乐厅时让众人瞩目。莲娜虽说是个“大嘴巴”，倒也是个“可人儿”。今晚她穿上新买的内曼马可的露肩晚装，更是楚楚动人。她一定会成为今晚所有人目光的焦点，而在座的其他 45 岁老男人也一定会嫉妒他的好运。他知道这些想法有点孩子气，可高中毕业舞会过去这么多年了，他又找回了穿燕尾服的感觉，这感觉好极了。

他或者他太太的朋友会不会也去听音乐会呢？一想到这里，克雷格的微笑就消失了。他不想羞辱任何人，也不想伤害任何人。转念一想，他和他太太从来没有一起去听过音乐会。他们的朋友很少，而且也都是些像他一样拼命工作的医生，根本没时间去听音乐会，所以遇见熟人的可能性很小。这些医生常年三班倒，又大多住在郊外，几乎没机会享受城市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克雷格和亚历克西斯已经分居六个月了，有个女伴也不过分。他认为这跟年龄没啥关系。只要他的女伴是个成年人，过了大学毕业的年龄，别人也不好说什么。再说他现在变得这么活跃，早晚会有人在社交场合看到他和女伴出双入对。波士顿是个大都市，受过高等教育的正常人应该享受的社交生活他都想尝试。现在他不仅经常去听音乐会，还去健身会馆锻炼，看戏看芭蕾舞演出。既然亚历克西斯从一开始就不想接受他的这些改变，那么现在他跟谁出去她也管不着。谁也不能阻止他过一种新生活。他甚至开始关心美术馆什么时候有新展览，尽管他以前一次也没有去过。以前他一心一意想做一个最好的医生，这个过程非常痛苦。整整十年，除了回家睡觉，他几乎不曾离开过医院，更谈不上享受文化生活了。等在内科这一行有了点名气后，他反而比以前更忙了，根本顾不上私事，也无法照顾家庭。他成了典型的工作狂，除了工作没有别的生活内容，每天面对的只有病人。现在一切都变了，所有的遗憾和自责，特别是关于家庭的，都要先放在一边。那种按部就班，匆匆忙忙，没有满足感，没有文化生活的日子，他再也不想过了。他知道有人会在这种转变说成是中年危机，可他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获得了新生，或者说，是一种觉醒。

过去的一年里，克雷格致力于——甚至可以说沉迷于将自己变成一个风趣、快乐和更全面的人，由此变成一个更优秀的医生。他城里公寓的桌上放着一沓当地各大学的宣传目录，包括哈佛的。他想选修一点文科的课程，一学期一两门，弥补过去的遗憾。而且自从成为执业医师以来，他就没有精力搞科研了。因此最让他高兴的是，生活中的这些转变使他重新恢复了对科研的兴趣。从医学院开始，他就协助教授研究肌肉和神经细胞中的钠离子通道。最初是为了挣学费，后来他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到后来可以独立研究。在读硕士学位和当住院医师期间，他还与人合写过几篇颇有影响力的论文。现在他没有以前那么忙了，每星期有两个下午的时间可以在实验室搞科研，感觉真是好极了。莲娜说他样样都能拿得起。他虽然觉得这么说为时尚早，但也许经过两年的努力，他真的可以做到专业和兴趣兼顾。

克雷格的这些转变来得非常突然，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大约一年前，

也是机缘巧合吧，他的职业生涯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不但收入比以前多，而且成就感大增。突然间，他发现自己终于有机会按照在医学院里的理想来行医，将病人的需求放在首位，而不用考虑晦涩繁琐的保险条款。如果病人需要，他可以花整整一个小时来询问病情。他终于可以自己决定了。以前他需要面对医疗保险赔付额不断减少，诊所开销不断增加的困境，不得不每天拼命多看几个病人，以求收支相抵。突然间，他再也不用考虑这些了，也不用再跟没有医学知识的保险理赔员费口舌了。他甚至可以根据病情提供上门诊疗，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感觉像是美梦成真。当初，他现在的合作者，也是恩人跟他提起这个机会，他还说要考虑考虑。居然没有当场答应，想想真是愚蠢。他差一点就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切都好起来了，除了家庭，可家庭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从一开始就对以前的工作过于投入了。说到底，这是他的错，他也承认。做一个医生，每天需要处理的突发事件太多了，是他甘愿让这一切左右和限制他的生活。现在他终于摆脱了这一切，也许家庭问题将来也会解决的，只是时间问题。也许亚历克斯慢慢会意识到这种转变对他们都好。现在他只想改变自己，享受生活。平生第一次，他也有大把的时间和金钱了。

克雷格两手各拿着领结的一头，正准备再试试，手机响了。他的脸一沉，抬腕看了看表，7点10分。音乐会8点半开始。手机显示来电者是斯坦霍普。

“妈的！”他狠狠地骂了一句，然后打开手机，贴近耳朵开始通话。

“博曼大夫！”对方的声音很沉稳，“我打这个电话是因为佩欣斯情况不大好。我觉得这次好像真的很严重。”

“看起来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呢，乔丹？”克雷格一边问一边回头看浴室。莲娜听到了手机铃声，正看着他。他做了一个“斯坦霍普”的口型，莲娜点了点头。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克雷格从她的表情就可以看出，她和他同样担心今晚的约会要泡汤。如果赶不上音乐会开演，他们就必须等到中场才能进去，这样就体会不到期待已久的进场时被人瞩目的快乐和刺激了。

“不知道，”乔丹回答，“她看起来特别虚弱，而且根本没法坐起来。”

“除了虚弱，还有其他症状吗？”

“我觉得应该叫救护车去医院。她状态不稳定，我真的很担心。”

“乔丹，你担心，我也担心，”克雷格安慰他，“她还有什么症状？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早晨她又像往常一样有好多抱怨，我刚处理过。现在有什么新情况吗？”克雷格的病人里大概有五六个特别麻烦的，他称之为“问题病人”，佩欣斯·斯坦霍普是其中最难缠的一个。医院也好，私人诊所也好，医生都得对付这样的病人。不仅烦人，严重的时候简直要把你逼疯。这种病人一天到晚都有事儿可抱怨，可细查起来，他们的症状常是小题大做，有的甚至是捏造出来的，根本治不好，非常规疗法对他们都无济于事。对这样的病人，克雷格什么办法都试过了，一点用都没有。这些人抑郁、对人苛求、令人绝望、费时费力。现在有了互联网，这些人能想出各种症状来，逼你长时间拉着手陪他们说话。以前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克雷格一旦确定他们的症状是编出来的，就尽量不理他们，把他们交给护士或者护工，再或者推荐给专科医生，特别是心理医生。可现在他的服务规范不允许他这么做。也就是说，这些问题病人是他新生活中唯一棘手的问题。尽管这样的病人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可占据了他百分之十五以上的时间。佩欣斯是最烦人的。在过去的八个月里，他至少每星期要上门应诊一次，而且经常是在晚上，甚至夜里。克雷格经常跟员工开玩笑说佩欣斯在考验他的耐心^①。每次员工们都会大笑。

“这次区别可大了，”乔丹回答，“跟她昨晚和今天早晨的症状很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法？”克雷格问，“你能说具体点吗？”他想尽量搞清楚佩欣斯究竟是什么问题，同时逼着自己相信这些问题病人偶尔也会确实有病要治。跟这种病人打交道的问题在于你会降低自己的怀疑指数。有点像狼来了，次数多了，你也就不信了。

“痛的地方不一样。”

“好吧，这算一个。”克雷格说。他对莲娜耸了耸肩，并示意她快一点。如果情况真的很紧急，他想带莲娜一起去出门诊。“这次痛在什么地方？”

“今天早晨是直肠和腹部疼痛。”

^① 佩欣斯的名字 Patience 在英文里与 patience（耐心）一词相同，此处为双关语。

“嗯，我记得的！”克雷格说。怎么可能记不得呢？每次都是浮肿、胀气，还津津有味地描述排泄方面的问题，简直让人恶心。“现在是哪儿痛呢？”

“她说是胸口痛。她以前从来没说过自己胸口痛。”

“不对，乔丹。上个月她经历过几次胸口痛。我还为此给她做了压力测试。”

“对啊！这我倒忘了。我可记不得她那么多症状。”

你以为我就记得？克雷格想说，可是忍住了。

“我想应该送她去医院，”乔丹重复道，“我觉得她呼吸，甚至说话都很困难。早些时候她还跟我说她头疼，而且胃不舒服。”

“她确实经常反胃，”克雷格插话道，“也经常头疼。”

“可这次她确实吐了。而且她说觉得像飘在空中，还有点麻木。”

“这些症状倒是没听她说过！”

“所以说，这次很不一样。”

“是内脏剧痛还是痉挛状的间歇性刺痛？”

“我说不准。”

“能问问她吗？可能很重要。”

“好的，你别挂电话！”

克雷格听到乔丹放下了听筒。莲娜从浴室里走出来。她已经准备好了。在克雷格看来，这样的美人应该出现在杂志封面上。他朝她竖起了大拇指。她笑了笑，做了个“出了什么事儿”的口型。

克雷格耸耸肩，把手机从嘴边拿开，但是仍然贴着耳朵。“看来要出门诊了。”

莲娜点点头，然后问道：“你是不是不会打领结？”

克雷格很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让我试试。”莲娜提议。

克雷格抬起下巴，腾出地方让她打领结。这时乔丹回来了。“她说痛得厉害。好像你说的两种情况都有。”

克雷格点点头。这话一听就是佩欣斯的口气。没办法了。“疼痛扩散了吗，比如说胳膊啊，脖子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天哪！我可不知道。要么我问问她？”

“问吧，谢谢。”克雷格回答。

莲娜把领结的两头拉紧，三两下就打了一个漂亮的结，又整理了一下。她退后几步看了看，然后大声宣布：“不错，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了。”

克雷格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也不得不同意。怎么她打起来就这么容易呢？

听筒里又传来乔丹的声音：“她说只是胸口痛。你觉得她会突发心脏病吗，大夫？”

“这就不好说了，乔丹，”克雷格说，“记得吗，我跟你说过她的压力测试有点细微的变化，所以让你注意她的心脏，尽管她之前没有心脏病史。”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可无论起因是什么，我觉得她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她看起来面色发青。”

“好吧，乔丹，我马上过去。再问一个问题：我今天早晨留给她的抗抑郁剂她吃了吗？”

“这很重要吗？”

“有可能。虽然听起来不像是药物过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她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药。我提醒她到今晚临睡前再吃，以防头晕或者出其他问题。”

“我不知道她吃没吃。她那里还有不少科恩大夫开的药。”

克雷格点了点头。他知道佩欣斯的药品柜看起来像一个小型药店。佩欣斯以前的主治医师是伊森·科恩大夫，这人开起药来可比他胆子大多了。最早也是科恩大夫提议让他加入这行的，可现在他只是克雷格名义上的搭档，基本上不起作用。他自己的身体也不好，现在正在休长期病假，也许会一直休下去。克雷格手里所有的问题病人都是从科恩那里转过来的。还好他以前医院里的那些问题病人没人付得起这么高的价钱转到他现在的诊所来。

“听着，乔丹，”克雷格说，“我马上赶过来。你先找找早晨我给佩欣斯的那个小药瓶，过会儿我们数一数里头的药，看少了没有。”

“嗯，我尽量找。”乔丹说。

克雷格关上了手机。他看了看莲娜。“看来是一定要出门诊了。你愿意

跟我一起去吗？如果是虚惊一场，我们可以直接去音乐厅，说不定还能赶得上进场。他家离音乐厅不远。”

“我没意见。”莲娜兴高采烈地说。

克雷格一边穿燕尾服，一边快步走到壁橱前。他从顶层的架子上拿出一只黑色急诊箱并打开。这是他从医学院毕业的时候母亲送给他的礼物。当时这件礼物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他知道母亲得瞒着父亲，省吃俭用很长时间才能买得起这只急诊箱。这是一只相当大的老式黑色急诊箱，铜把手。以前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克雷格从来没用过这只箱子，因为根本不需要出门诊。可过去一年里，他经常用。

克雷格把需要用的物品扔进包里，包括一个床头化验套盒，能化验出心肌梗死或者心脏病突发的各种指标。科学发展速度太快了。他当住院医师的时候，这些指标实验室要好几天才能拿出来。现在在病人床头就能化验。当然了，这个化验套盒不能定量，可问题不大，能为诊断提供依据即可。他又从顶层的架子上拿出便携式心电图仪交给莲娜。

克雷格正式和亚历克西斯分居之后，就在波士顿市中心的灯塔山上租了一个公寓。房子在里维尔街，四楼跃层，采光很好，有露台，沿着查尔斯河能眺望剑桥。灯塔山是名副其实的市中心，刚好能满足克雷格的所有需要。他可以步行到达几个很不错的饭店，剧场也近在咫尺。唯一的遗憾是停车不方便。他不得不在查尔斯街租了一个车位，离这里步行需要五分钟。

“我们有多大可能从他家出来还能赶得上音乐会？”莲娜问。他们坐上克雷格的新保时捷车，正沿着斯多罗路向西疾驰。

引擎声太响了，克雷格不得不抬高声音说：“乔丹好像觉得这次挺严重的。我也正是因为这个才害怕的。他和佩欣斯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她。”

“乔丹怎么能忍受她这么长时间呢？她太讨厌了，乔丹看起来倒像是个优雅的绅士。”莲娜在办公室里已经几次这样评论斯坦霍普夫妇了。

“我猜可能是某种利益关系吧，我总觉得真正有钱的是佩欣斯。谁知道呢。每个人的私生活都跟表面上看起来的很不一样，包括我自己，也是最近才有点变化。”他说着捏了一下莲娜的大腿。

“我就不明白你对这种人怎么这么有耐心，”莲娜感叹道，“我可没打算说双关语啊。”

“确实挺不容易的。我也只是跟你说，我其实也受不了他们。还好，这种人只是极少数。我的专业就是照顾病人。对我来说，编造症状跟装病差不多。如果我想做心理医生，早就学心理学了。”

“过会儿到了他家，我是在车里等你还是跟你进去？”

“随便你啦，”克雷格说，“我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有时候她会折腾我一个小时。我觉得你还是跟我进去好。一个人坐在车里多没意思啊。”

“进去看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也不错。”

“跟普通人的生活可太不一样了。”

斯坦霍普家住在马萨诸塞州布莱顿的富人区，靠近栗子山乡村俱乐部，周围林木环抱，三层佐治亚风格的红砖小楼颇为壮观。顺着院里的环形车道，克雷格将车一直开到楼门口。这条路他太熟悉了。他们踏上台阶时乔丹已经开了门。克雷格拎着黑色急诊箱，莲娜拿着便携式心电图仪。

“她在楼上卧室里。”乔丹迅速地说。他个子很高，不苟言笑，穿一件深绿色天鹅绒的吸烟服。他看到克雷格和莲娜的正装可能有点吃惊，可没说什么。转身进屋之前，他拿出一个小塑料瓶子放在克雷格手里。

瓶子里装的是早晨克雷格给佩欣斯的抗抑郁剂左洛复样品。克雷格一眼看出六颗药少了一颗。很显然她没有遵守医嘱，提前服药了。他把瓶子装进口袋，跟着乔丹进了屋。“你介意我秘书也跟来吗？”克雷格问道，“她也许可以帮上忙。”莲娜好几次在办公室表示她愿意帮忙。她的主动和执着给克雷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候他还没想到要她做社交场合的女伴。他同时注意到莲娜在查尔斯镇邦克山社区大学的夜校进修，想最终拿一个医疗技师或者护士的文凭。这些更增加了克雷格对她的好感。

“没关系。”乔丹头也没回地说。他招招手，示意他们跟上。他已经开始爬通往正门上方帕拉迪奥窗的主楼梯了。

“各用各的卧室呢，”莲娜一边跟着乔丹往楼上走，一边小声跟克雷格说，“这算什么夫妻啊。我以为只有在老电影里人们才分开睡呢。”

克雷格没说话。他们迅速穿过一条铺着厚厚地毯的走廊，进入女主人

的卧室。这里到处都用蓝色丝绸装饰。佩欣斯眼皮耷拉着，躺在一张巨大的床上，用靠枕支撑着勉强坐起来。一个穿法式女佣制服的仆人直起腰来。此前她正拿着一块湿布敷佩欣斯的前额。

克雷格只看了佩欣斯一眼，一句话都没说就冲过去摸脉搏，黑色急诊箱扔在床上。他随即打开急诊箱，拿出血压计和听诊器。他一边将量血压的箍带缠在佩欣斯的右臂上，一边冲乔丹大吼道：“快叫救护车！”

乔丹只微微扬了一下眉毛，表示他听到了。然后他走到床头柜前，拿起电话拨 911，同时挥了挥手，示意那个仆人可以走了。

“上帝啊！”克雷格一边解血压带，一边小声嘀咕。他把佩欣斯身后的靠枕一抽，她就像布娃娃一样向后倒去。他一把掀开被子，撩起她的长睡衣，用听诊器听了听她的胸部，然后示意莲娜把心电图仪给他。乔丹正在和 911 的接线员说话。克雷格摸索着解开心电图仪的导线，并迅速在探头上涂上一点导电膏。

“她没事儿吧？”莲娜小声问。

“天知道，”克雷格回答，“她这是发绀，上帝啊。”

“发绀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她血液里含氧量不足。不知道是因为供血不足，还是呼吸不畅，可能两种情况都有。”

克雷格看着心电图仪，看着它缓缓吐出测试纸带，上面是间隔很大的一些墨点。他把纸带扯下来，认真看了一下，放进上衣口袋，然后把心电图仪的探头从佩欣斯四肢上取下来。

乔丹挂上电话。“救护车马上到。”

克雷格微微点了点头，迅速从箱里翻出一个氧气袋。他将面罩蒙在佩欣斯的口鼻上，然后挤压袋子。她的胸部开始起伏，表明呼吸顺畅了。

“你能照着做吗？”克雷格一边给佩欣斯输氧，一边问莲娜。

“应该可以吧。”莲娜有点犹豫。她从克雷格和床间的缝隙挤进去，接过氧气袋，开始挤压。

克雷格教她如何防止漏气，并叮嘱她要保持佩欣斯头部后仰。然后他检查了佩欣斯的瞳孔，发现瞳孔已经放大，而且没有反应了。这可不是好

现象。他又用听诊器检查了一下佩欣斯的呼吸音,正常,输氧开始起作用了。

克雷格又从急诊箱里取出化验套盒,想测一下跟心脏病有关的生理指标。他打开盒子,拿出其中一个塑料装置。他用一根小的肝素化注射器从主静脉抽了一点血,摇匀,滴六滴到化验区,然后迎着亮光开始观察。

“阳性。”说完,他开始把所有的东西往急诊箱里装。

“阳性是什么意思?”乔丹问。

“肌红蛋白和肌钙蛋白化验呈阳性,”克雷格说,“也就是说,可以证实她突发心脏病。”他又用听诊器听了听佩欣斯的呼吸音,确定莲娜输氧方式正确,佩欣斯呼吸顺畅。

“你一开始的想法是对的。”乔丹评论道。

“也不是,”克雷格说,“不得不承认,她现在状态很不好。”

“我在电话上想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乔丹显得有点不自然,“不过当时,我应该多强调一下心脏。”

“她比你当时描述的状态要差。”克雷格一边说,一边拿出肾上腺素、阿托品以及一小瓶静脉滴注射液。

“你什么意思?我当时很明确地说她的状态越来越差。”

“你当时说她呼吸有一点困难。可我们赶到这里的时候,她基本上已经不能自主呼吸了。这点你应该跟我说清楚。你还说她脸色发青,实际上已经全面发绀了。”克雷格开始很熟练地进行静脉滴注。他将针头用胶布固定好,然后往瓶里注射肾上腺素和阿托品。他拿出一个准备好的S形钩子,将静脉滴注瓶挂在灯罩上。

“大夫,我已经尽我所能向你描述她的症状了。”

“我知道,”克雷格一边说,一边举起手来表示和解,“不好意思,我不是想责备你。我只是很担心你太太。现在我们能做的是尽快把她送到医院。她需要输氧,上心脏起搏器。而且我可以确定她酸中毒,需要急救。”

救护车的警笛声由远及近。乔丹下楼迎接急救人员并把他们领到楼上佩欣斯的卧室。

“她能挺过来吗?”莲娜一边不停地挤压氧气袋一边问,“看起来她的脸色没有刚才那么差了。”

“那是氧气袋起到作用了，”克雷格答道，“可是情况仍不容乐观，她的瞳孔还是很大，而且身体软软的。如果能把她送到纽顿纪念医院，输血，戴上呼吸机和起搏器，情况可能会好一点。你愿意开我的车去吗？我想跟在救护车上，万一她心脏骤停也好及时处理。如果需要做人工呼吸，我可以负责心脏按摩。”

急救人员效率很高。一男一女，显然合作过相当长时间了，配合十分默契。他们熟练地将佩欣斯抬上担架，抬下楼，放进救护车。到斯坦霍普家仅几分钟，他们就开始往医院开了。他们意识到情况紧急，因此开了警笛，并由女士开车。男士在路上预先联系纽顿纪念医院，让他们做好相应的准备。

到医院的时候，佩欣斯还有心跳，但是很微弱。医院通知了一个克雷格熟悉的内科大夫在救护车出入口迎接他们。佩欣斯被迅速推进了急救室，一群医护人员对她进行抢救。克雷格将他所了解的情况都告诉了内科医生，包括生理指标化验结果证实她突发心肌梗死或者心脏病发作。

正如克雷格所预料的那样，佩欣斯先是上了百分之百纯氧呼吸机，接着又开通体外心脏起搏器。不幸的是，很快就证实她身上出现无脉搏电活动症状，也就是说，心电图显示起搏器工作正常，但心脏无反应，测不到心跳。一名住院医生爬上手术台开始心脏按摩。血压开始回升，血液含氧量也开始好转，但血液酸度值基本上是这名内科医生见过的最大值。

克雷格和内科医生互相看了一眼。他俩都有多年的经验，知道对于住院病人来说，无脉搏电活动即使发现得早，抢救结果也不太明朗。佩欣斯的情况更糟，因为她是救护车送来的急救病人。

几个小时过去了，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内科医生把克雷格叫到一边。克雷格还穿着那套正装，领结都没解，右臂上方有喷射状血迹，燕尾服外套挂在墙边一根输液杆上。

“她可能有大面积心肌缺损，”内科医生说，“不然没法解释心脏导电异常和无脉搏电活动。要是早一点对她进行急救，情况可能不会这么糟糕。根据你描述的前后经过来看，我觉得开始心肌梗死可能不太严重，后来恶化了。”

克雷格点了点头。他回头看了看急救人员，他们还围着佩欣斯瘦小的

身体实施人工呼吸术。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经过输氧和按摩心脏，她的脸色几乎已经恢复正常。不幸的是，大家都知道已经回天乏术了。

“她有心血管病史吗？”

“几个月前给她做过压力测试，结果有点可疑，”克雷格说，“指标显示她心脏可能有点小问题，但是她拒绝做进一步检查。”

“那她是咎由自取了，”心脏科医生说，“不幸的是，她的瞳孔一直很大，说明脑部缺氧。既然是这样，你想怎么办？现在由你决定。”

克雷格深吸了一口气，然后重重地吐出来，表明他也很沮丧。“停止抢救吧。”

“我完全同意。”心脏科医生说。她捏了捏克雷格的肩膀表示安慰，然后走到急救台前，告诉急救人员不用再抢救了。

克雷格拿了燕尾服，走到急诊室护士站，签死亡证明，并写明死因是心肌梗死引起的心脏骤停。他随后走到急诊室外面的等待区。莲娜跟病人、伤员和家属坐在一起。她还穿着晚礼服，在克雷格看来，她就像沙砾中的金锭。她一直看着他走近。他能看出来她在研究他的表情。

“没救过来？”她问。

克雷格摇摇头。他扫视了一下等待区。“乔丹·斯坦霍普呢？”

“他一个小时前就走了。”

“真的？为什么？他怎么说的？”

“他说还是待在家里好，这样可以等你的电话。他说医院让他觉得沮丧。”

克雷格冷笑了一声。“倒是符合他的一贯风格啊。我一直觉得他跟太太在一起就是耗着。这人冷冰冰的，有点怪。”

莲娜把杂志扔到一边，跟克雷格一起出了门。夜深了。他本想跟莲娜说说关于生死的哲理，想想还是算了。他觉得她理解不了，而自己其实也说不明白。两人就这么谁也不说话，一直走到车跟前。

“要不要我来开车？”莲娜问。

克雷格摇摇头，开了车门让莲娜进去，然后绕到另一边开门进了驾驶室，却没有立刻发动引擎。“显然赶不上音乐会了。”他看着挡风玻璃外的夜色，幽幽地说。

“是啊，”莲娜说，“已经10点多了。下面怎么安排？”

克雷格没主意了。他知道应该给乔丹·斯坦霍普打个电话，尽管他不想这么做。

“做医生最难的就是病人没抢救过来吧。”莲娜说。

“有时候，跟活着的人打交道更难。”克雷格回答。他没有想到竟然一语成谶。

纽约州，纽约市

晚7：10

杰克·斯坦普敦大夫在州法医总署五楼窄小的办公室里已经坐了很长时间了。跟他一个办公室的谢·马克格文大夫四个小时前就扔下他，一个人去市中心的豪华健身中心锻炼了。跟往常一样，他想拉杰克一起去上塑身课，于是照例描述性感的女会员如何穿着贴身的练功服，让人不需要运用想象力就可一览无余。杰克照例推辞说凡是体育运动，自己宁可做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这套托词不知用过多少遍了，每次谢还是会笑话他，杰克也没办法。

5点钟，杰克的同事兼灵魂伴侣劳丽·蒙哥马利探头进来说她要先回家洗澡换衣服。晚上杰克在他俩最喜欢的艾黎奥餐厅订了位子。每逢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他俩都会在这家餐厅共进晚餐。她提议他也跟她回家整理一下，杰克推辞说手头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约定8点钟在餐厅碰面。跟谢不一样，劳丽并没有尝试改变他的想法。在她看来，杰克工作日晚上的生活太单调了，难得今天有点变化，她还求之不得呢。杰克通常晚上都是先骑山地车回家，在纽约街头骑车简直是玩命；然后在社区篮球场上跟周围的朋友一起长跑，跑到筋疲力尽；大约9点钟在哥伦比亚大街上某个餐馆简单吃一份色拉，然后回家一言不发，倒头就睡。

杰克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手头有一堆事情要处理。过去这一个小时，他在办公室里东张西望，到处找事儿做，不让自己闲下来。其实今天他进办公室之前，已经把分配给他的尸检都做完了。整整一下午，他逼着自己一刻不停地干活儿，为的就是不让自己想晚上的秘密计划，不然他会更焦